

外 电 评 述

中国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路透社北京七月十三日电】(记者:普里切特)中国今晚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而表明了它同这个国家的特殊关系的结束。中国曾向这个巴尔干小国提供了将近六十亿美元的援助。

它说,随着二十四年的援助计划的终结,它正在把全部技术专家接运回国。

北京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态度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变坏了,中国指责地拉那政府破坏两国间的经济和军事合作。

同时,这里的外交官说,南斯拉夫(它和希腊一样都是阿尔巴尼亚的邻国)对最近的局势很关切,认为它有可能成为巴尔干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时事社东京七月十三日电】题:中国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共产世界将进一步走向多极化

北京十三日电:据北京电台十三日晚上广播说,中国政府七月七日通过阿尔巴尼亚驻北京使馆照会阿尔巴尼亚政府,通知说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

中国作为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的理由,指出了以下两点:一、阿尔巴尼亚政府已决心走反华道路;二、在实现援建项目的过程中,中国技术人员同当地发生了摩擦等。

但也可以认为,阿尔巴尼亚不会象越南那样立即通过参加经互会的方式进入苏联集团。把苏联看成“修正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对中国也将等量齐观。因此,它仿佛将会走“孤芳自赏”的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西欧共产主义在抬头,今后将会更加趋向于多样化和动荡化。

【法新社维也纳七

月十二日电】阿尔巴尼亚政府今晚证实,中国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放弃了一些大型建设项目,召回了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许多中国专家。

阿通社在报道一项官方公报的同时,没有说中国提出了什么理由来证明它的决定是正确的。

但是该通讯社把面纱揭开了一点,抓住如下事情反对中国:中国曾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忘恩负义”,对它的援助提出条件,要地拉那屈从于北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路线。

相信其意识形态纯洁的地拉那领导人在指责中国领导人虚伪、专横和欺骗的时候并没有用词吞吞吐吐,同时也没有隐瞒这样一种事实:他们由于十七年的友谊的结束而感到失望和苦恼。

正如阿尔巴尼亚政治领导人最近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阿尔巴尼亚现在将比过去更加坚持它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和民族骄傲。

观察家们说,阿尔巴尼亚全国将更加紧张地动员起来,打起精神,尽可能利用自己的资源来确保经济发展,并且象它最近,特别是同希腊所做的那样,企图同外国建立非意识形态的桥梁,而同时又不改变它的生硬的正统观念。

【美联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三日电】中阿关系的恶化开始于中国激进的“四人帮”的倒台,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同不结盟国家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一变化的时候。

中国向西方,包括美国,敞开门户的作法遭到阿尔巴尼亚领导的激烈批评。

这里得不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款项的数字,但是,一些专家说,最近几年援助逐渐减少了。

驻这里和地拉那的一位西方外交官今天说,这两个昔日的共产党盟国之间的新裂痕可能导致外交关系的破裂。这位不愿披露身份的外交官预言,阿尔巴尼亚对这个行动的反应可能导致两国完全破裂,而且可能标志着以阿尔巴尼亚激进的共产党人为主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新的派别斗争的开始。

这位外交官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不会回到苏联阵营,现在又脱离了苏联,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在西方和拉丁美洲一些小小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支持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奉行自己的路线。

万 斯 和 葛 罗 米 柯 会 谈 结 束

美联社说在达成新的核协议方面没有取得突破

【美联社日内瓦七月十三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结束了为期两天的“有益”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迹象表明已经朝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取得了突破。

葛罗米柯在今天进行了三小时的会谈后对记者们说:“我们进行了有益的对话,但是对话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万斯仅以“有益”这个字眼来描述这次会谈。

万斯说:“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坐下来面对面进行讨论是有益的。”

葛罗米柯特别针对武器会谈说:“我们的政策有分歧,这是完全属实的,但是我们有缩小这些分歧的愿望”。

万斯说,他希望这

次会谈“能帮助我们导致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合众国际社日内瓦七月十三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结束了为达成新的战略武器协议而举行的两天紧张的商谈,未能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万斯在同葛罗米柯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之后立即回到旅馆,会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的夫人。

苏联人士对记者说,美国在第一天提出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官员们说,机动导弹系统是绝对必要的,否则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不可能获得美国参院的批准。

据美国官员们说,剩下的另一个问题——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必须等到两国首脑会晤

时讨论解决。

万斯和葛罗米柯说,他们也讨论了中东、非洲和全面禁试的问题。

他们说,他们将于九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纽约再次会晤,继续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

【国际交流署七月十二日电】

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新闻秘书鲍威尔,他谈到了以下问题:

科学顾问普雷斯作为一个高级科学和技术代表团的团长,七月六日到十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已经回国,他就这次访问向卡特作了三十分汇报,以后还要提出书面报告。

美国科技代表团回国后向卡特汇报

普雷斯说这次访华是建设性的和有成果的

鲍威尔说,普雷斯对卡特说,这次访问是“认真的、建设性的和有成果的”,还说这次出访“为将来的合作奠定了有希望的基础”。

普雷斯同邓小平副总理和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方毅会谈了七小时。邓小平说,这次会谈“非常重要”,并且说,“中美两国之间”的科学和技术交流“有重大

的意义”。

鲍威尔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开

端,而他在这个代表团离开华盛顿以前谈到代表团时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磋商将作为一个非正式过程继续进行。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有派类似的高级代表团到美国来的任何计划。

鲍威尔说,讨论的范围包括空间、农业、能源、公共卫生、气象学和开发天然资源。

电 日《读卖新闻》
《歧路上的经互会》
因越南加入带来影响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六日刊载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新井发回的电讯,标题为《歧路上的经互会》,因越南加入带来影响,东欧担心其变质,摘要如下:

明年一月就要满三十周年的经互会正在走上歧路。批准越南为第十个参加国的上月底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经互会大会,使人看到这个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合作机构所面临的很多矛盾。

第一、接纳经过大约三十年战争之后不能不加紧进行恢复工作的越南,就增加了经互会内“先进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的负担。理所当然的,越南指望经互会各国给予的援助、借款、银行贷款、扩大贸易要比填补中国停止的援助更多,这种情绪肯定是极为强烈的。还有人认为,被迫更加袒护越南的苏联也指望能由东欧各国分担一部分对越援助。

第二、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低基本上仍然是农业国家的越南的参加,本来就迟迟没有进展的经互会的“经济统一”就更难办了。

第三、问题是越南的参加也很可能为其他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参加开辟道路。和越南一样,迄今曾几次派过观察员的老挝、安哥拉也可能申请参加。

当这些国家申请正式参加的时候,特别是越南的邻国而又处于相似立场上的老挝如果申请参加,恐怕是很难拒绝的。那么,本来是作为对抗美国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东欧版”而设置的经互会,它的地区性的性质也就越来越淡薄了,结果很可能在经互会内部出现东欧各国和亚非各国这样两个集团。

而且,政权的基础未必稳定、“社会主义”形态也各自不同的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国家的参加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不仅在经济方面的调整更加困难,而且万一这些国家发生政变或者改变对苏政策的时候,经互会就要面临新的难题。

对经互会的这种“变质”,一部分东欧国家似乎怀有深深的忧虑。

总之,由于参加国的增加,莫斯科的发言权和控制力就会相对地加强,罗马尼亚正在为此事担忧,这也许是确实的。

霍林沃思文 《武四条约会使西德中立化》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七月十日刊登记者克萊尔·霍林沃思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武器条约会使西德中立化》，全文如下：

一批北约高级外交官和军人上周在巴黎表示特别担心这样一点：如美国和俄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一项协议的话，就会导致西德“芬兰化”。

军人们认为，西德可能会面临一种选择，即：要么完全投降，要么成为一个核战场。

他们是在讨论“新的武器技术对东西方关系以及北约内部的政治影响”的会上说这番话的。这种看法是在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将于十二日在维也纳进行会谈以前表示出来的。

尽管美国已同意在今后三年内不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但是，俄国人却在他们的西部边界上部署了许多新的SS-20机动导弹。

这些导弹据认为部署在“灰色”地区，该

地区既不是战略地区，也不是战术地区，但是从该地区能够击中西欧的目标。专家们认为，这些导弹能够完全摧毁西德。

“灰色”地区由于这种导弹是机动的，它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用北约的导弹“敲掉”。有争议的俄国逆火式轰炸机也部署在“灰色地区”，这种飞机能够飞达贝尔法斯特或伯明翰。

虽然北约在西德有战术或战场核武器，但是在讨论会上人们普遍一致的看法是，决不会使用这些武器。

这是因为联盟成员国不肯事先允许最高司令在他认为该使用核武器时使用这种武器。

约翰·洛克菲勒

【合众国际社纽约州芒特普莱曾特七月十一日电】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第三（他在洛克菲勒兄弟中年令最大），昨晚在距洛克菲勒家族在波坎蒂科山的别墅一英里地方发生的三辆汽车相撞的事故中身

如果发生象华约国家入侵欧洲这种情况，要等华盛顿和联盟欧洲主要成员国批准，那就来不及了。

全球统治 等到得到可以使用这些战术武器的通知时，目标早就被敌人摧毁了。

成员国一致认为，苏联在欧洲加强军备，是为了促进他们不发一枪就能达到最终统治全

美《企业号》航空母舰驶入印度洋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十三日电】五角大楼说，一支由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率领、包括核动力巡洋舰《长滩号》和《特拉克斯顿号》在内的特混舰队，已于十三日从太平洋驶入印度洋。

第三因车祸身亡。

洛克菲勒家族的发言人说，七十二岁的洛克菲勒是在第四四八号州公路上发生的车祸中身亡的两个人之一。

这位发言人说，洛克菲勒的汽车和另一辆汽车迎面相撞。另一辆汽车的那个司机被撞死了。第三辆汽车上的一名妇女受伤。

球的目所作的努力。

美国由于向俄国出售极重要的技术和粮食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专家们说，美国这样做正在使俄国人赶上西方。讨论会的结论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无法做任何事情阻止俄国将来把古巴人或其他人空运到非洲支持非洲国家。

北约专家们认为“芬兰化”是指不能指望对俄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靠近苏联但不是华约成员的国家。

发言人拒绝说明，这些军舰将在印度洋停留多久，或者它们可能访问印度洋的哪些地区。

虽然，由于苏联最近在非洲的活动，政府设法在该地区经常显示美国的力量，但发言人说，上述行动不过是一九七一年以来一直进行的、定期把军舰从太平洋调往印度洋的又一次调动而已。

发言人说，伴随上述三艘战舰的是美国《罗阿诺夫号》补给舰，它装载着供《企业号》上的大约一百架飞机使用的燃料和其它补给品。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苏联人举行由西向东的演习》，摘要如下：

近日来，约三万名苏联陆军和空军士兵，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了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由“驻德苏军集群”举行的，没有华约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除了塔斯社报道了这次演习的情况以外，没有任何一家东方集团国家的报纸报道。西方军事专家们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这次演习对苏联领导来说不是为了起政治和宣传作用的。这次演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苏联士兵在现实条件下经受一次顽强性考验。

根据在赫尔辛基欧安会最后文件中确定的关于军事上“建立信任的措施”的规定，宣布了这次演习的规模和地区。但没有邀请西方或中立国家的观察员参加。这一点也说明，红军是想在接近实际条件下考核一下自己的能力。

演习部队的进攻方向是由西向东，在勃列日涅夫五月份访问波兰之后，看来这种情况显然是为了不使苏联所认为的波兰和莫斯科之间占主导地位的温和的政治气氛冷下来。

这次演习是七月六日在莱茨林格海德部队演习地区由西向东横渡易北河开始的。一个红色坦克师“强渡”了易北河。在东方军人的用词中，所谓强渡，就是在战斗中渡过一个水域。

作战演习主要是在军事演习场进行的。在这些演习场之间，坦克车队在公路上行进。进攻部队还有两次涉水，即易北河——哈弗尔河运河和施普雷河。在进攻过程中可能还假想地使用了核武器，并采取了“梯队变换”行动：消耗大的部队把进一步向敌人纵深地区挺进的任务留给了一个新的师。在整整两天的时间内，部队在战斗中行进了将近二百公里的路程。这是符合苏联的军事理论的：军队根据不同条件应该每天占领六十至一百公里的地区。

西德《世界报》

《苏联人举行由西向东的演习》

说演习目的是使苏联士兵在现实条件下经受一次考验

港报文章《现代穴居人》

说目前地下屋在美国颇为流行。有不少学校、图书馆、监狱和商业中心，正在地平线以下兴建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七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现代穴居人》，摘要如下：

一些富想象力的专家，做起“钻地鼠”，向地下打主意，设计了多种新型的地下建筑，供人们栖身或作其他用途。人们生活在里面，当然有点似古代穴居人，带有复古的味道。但不同的是，今天的条件，远胜上古，至低限度，也粉饰一番，除去土香味。

目前，地下屋在美国颇为流行。从中部的俄克拉何马州至东南端的佛罗里达州，已有不少地下住宅出现。另外，还有不少学校、图书馆、监狱和商业中心，正在地平线以下兴建。得克萨斯州建筑学教授、地下建筑专家莫兰甚至说，美国已掀起

了一个兴建地下屋的热潮。据称，全国各地有不少人打电话或写信给他，求教怎样兴建地下屋，这使他感到有点应接不暇。

美国的地下屋，确实起到节约地面空间的作用。为了在市中心区保持有足够的商业单位，坎萨斯市的商人便利用市街下边的天然石灰洞穴，建造货仓，并为近二千名职工，兴建大批办公室。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希望设立一家新的图书馆，而又不想旧有图书馆周围珍贵的试验田受挡，于是便兴建一家地下的。

要兴建一所理想的地下屋，首先要讲究有充足的天然光线和空气。因此，许多地下屋都是建于山中，或筑于前边有洼地的周围。佛罗里达州有一家沙滩屋，就是建于一个沙丘

当中，既风凉水冷，又光线充足。它的特色是，靠两个又大又元的窗，让外边的光线透进屋内。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地下小学，则有三十三个馅饼形状的课室，而大多数课室，都辟有窗户，设于一个凹下的庭院周围。

节省能源，也是专家们大量设计地下屋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建筑费用与地面的相差无几，地下屋在暖气和冷气费用方面，却可以节省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以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地下书店为例，周围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在下降至零下二十度以前，书店内还毋需开放暖气。此外，哈佛大学在一个高地下面兴建的一家图书馆，每天从下午十时至早上六时，都可以把暖气和电器系统关闭，这样所造成的温度

变化，只不过是两度。地下屋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借着盖在屋顶上面的几英尺厚泥土，起到自然的隔音作用。得克萨斯州一家初中学校，就是有计划地建筑于地下，以阻隔邻近卡斯韦尔空军基地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飞机噪音。

对于家庭住户来说，地下屋还可以多提供一种安全感，既减少受到罪案的威胁，也免受一些恶劣天气的袭击。今年初，“联邦房屋局”终于批准贷款给地下屋，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由政府资助的“地下空间中心”，正计划检查十家地下屋，以确定节约能源程度和保养所需费用。

不过，地下屋也有一些现存问题。首先是只有少数建筑师和承包商具有兴建地下屋的资格。其次是地下屋的结构较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一个地下建筑物发生漏水或呈现裂缝，所需要的维修，将会是昂贵的和复杂的。

西德《总汇报》报道《东方集团债务台高筑》

《经互会欠西方债务增加了百分之十六》

【本刊讯】西德《总汇报》七月七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东方集团债务台高筑》，副题是《经互会欠西方的债务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全文如下：

据美国银行估计，经互会国家去年欠西方工业国家的债务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达五百二十三亿七千万美元，这相当于一千多亿马克。苏联最多，欠债将近一百六十五亿美元。

总的看来，整个债务的百分之四十七是由西方银行作为借款提供的。百分之四十七是国家出口贷款，百分之八是供货贷款。其余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罗马尼亚提供的贷款，罗马尼亚是参加这些机构的唯一经互会成员国。

从上述现已公布的情况看，在银行提供贷款方面，英国银行名列前茅。在向经互会国家提供的所有银行贷款中，它所提供的占百分之三十。美国银行提供的贷款占所有贷款的百分之十三。美国银行界人

士就此强调说，经互会国家的欠债额还没到令人警惕的程度。但同时又强调说，仅苏联、波兰（一百四十亿美元）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六十六亿美元）的欠债就占经互会所有欠债的百分之七十。

去年，苏联把所有对西方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作为还本付息之用。今年将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其他经互会国家在偿还债务方面的形势被认为是非常不好的。例如，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偿还本息额在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四十五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偿还本息额最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在保加利亚，向西方出口的百分之百用于还本息。

外电评述埃及提出中东问题的新提议

达扬说埃及的提议是一个要求以色列撤退的极端文件

【路透社开罗七月五日电】埃及今天公布了它关于中东和平的建议，建议要求以色列撤出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地区。

建议还要求以色列人拆除在一九六七年阿以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所建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并要求以色列最后同意巴勒斯坦实行自决。

埃及的建议表明，埃及的立场与以色列的立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和谈恢复后，美国将必须设法弥合这些分歧。

以色列关于西岸和加沙的计划规定只让巴勒斯坦人实行有限的自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在那里。

埃及今天的建议，在以色列撤出的这几个地区要有五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埃及和约旦将起监督作用，然后再让巴勒斯坦人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埃及的建议肯定地说：“以色列的撤退适用于在被占领土上所建立的定居点。”

“过渡期一开始，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军政府应予以废除。”

埃及还说，在过渡期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将能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

开罗的西方外交官们今天估计，即将开始的伦敦会谈不大可能有什么成果。

但是他们说，这将使美国更快地提出自己的折中建议。因为卡特总统说过，如果会谈没有突破，他就提出自己的折中建议。

但是埃及外长卡迈勒在谈到埃及的要求时说，“这些东西实在是不能妥协的东西。”

虽然以色列肯定会拒绝埃及的和平计划，但是从阿拉伯观点看，这个计划是温和的。

【美联社特拉维夫七月六日电】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今天在向他的高级助手介绍情况时说，埃及的和平建议没有提到和平条约或协议，而是一个要求以色列撤退的极端文件。

被以色列外长称之为“极端”的让步有：

以色列从它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撤出、放弃在它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所有一切犹太人的定居点、立即撤销被占领土上的军政府、把这些地区的行政权移交给埃及和约旦以及选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这位发言人说：“它还要求重新划分耶路撒冷”。以色列说过

以内阁会议决定派达扬去伦敦同万斯和卡迈勒会谈

【美联社耶路撒冷七月九日电】以色列内阁今天决定派外交部长达扬前往伦敦同埃及外交部长举行会谈，但是拒绝了埃及最新的和平建议。人们预料以色列是会同意达扬—卡迈勒—万斯的会谈的，因为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一周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就已提出参加这次会谈的类似的保证。

然而，观察家们并没有预料到，贝京政府在伦敦会谈之前就拒绝了埃及的建议。

【路透社耶路撒冷

它不允许它的首都耶路撒冷被再度分割。

他说：“这不是一项和平计划，而是一个要求撤退的蓝图”。

一位高级官方人士说，开罗的建议没有作出让步，也没有采取与以色列政府达成妥协的步骤。

《晚报》说，埃及计划不是一个全面的和平计划，而是一个只涉及西岸和巴勒斯坦人问题的工作性文件。该报说：“它是如此极端和僵化，这个国家没有人准备接受它。”

七月九日电】以色列内阁会议之后，官方发表的公报说：“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埃及政府发给以色列的名为‘关于撤出西岸和加沙以及安全安排的建议’是以色列不能接受的；从其本质来说，也不能导致实现中东的和平和跟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

这项公报还说：“达扬在伦敦会议上将提出以色列的和平计划，以恢复以色列—埃及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推进目的在于签订和平条约的和谈进程。”

【本刊讯】日本《大和新闻》六月十六日刊登一条消息，介绍大野耐一的近著《丰田的生产方式》，题目是《富于启发性的产业指针——丰田生产方式旨在进行超规模的经营》，摘要如下：

我国汽车工业为什么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产业呢？答案会有几种，因人而异。其中之一是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大野耐一的近著《丰田的生产方式——旨在超规模的经营》。

丰田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彻底消灭浪费”。支撑它的两个支柱，一是及时（只要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得到必要量的必需品，生产现场就没有浪费、不匀、过分等现象，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二是自动化（如果使机械具备人的智慧，就能够防止出次品和生产过多）。

经营者和车间的工人为了采纳丰田生产方式，都必须进行思想革命。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是在编制丰田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完成这种思想革命的。

关于这一点，大野说：“人类为防备自然灾害而进行储备是农业民族长期的习惯”。然而现代的工业路线是狩猎民族发明的。“不能停留在农业民族的状况。要成为狩猎民族，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多少，就筹办多少。”必须学会这一点。

他还说：“总是同外部世界一起运动的企业怎么有必要只为自己的安全而储备东西呢？”

到了今天这个减速经济时代，日本产业为了今后生存下去，应该做什么？本书作为指南，是极富有启发性的，愿为推荐，请试读之。

本书内容包括五章：从需求着手、丰田生产方式的展开、丰田生产方式的系图、福特体系的真意、在低增长时代生存下去。

介绍大野耐一近著《丰田的生产方式》

日本《大和新闻》刊载消息

《我驾驶飞机运送古巴人到非洲去》

《独家新闻：一位在伦敦招募的英国飞行员的秘密日记》

我同一名安哥拉白人交上了朋友。他告诉我，今年春天，克里姆林宫曾在罗安达策动过一次未遂政变，因为内图总统被认为不是一个好的马列主义者，想找一个更可靠的人取而代之。现在在这里的古巴人和俄国人是如此之多，即使内图想摆脱他们也摆脱不掉。罗安达街道上，新汽车比比皆是，为保护这些车辆，派了大批的人去巡逻。但是这个城市有一半地方没有水。有一条总管道裂了，但安哥拉工程技术人员找不到裂缝在什么地方。

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有了好消息。我们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咖啡馆，出售啤酒和一些食品。我被准许买了半个蛋卷，大概到上午我就要后悔了。不时有米格二十一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它们是空军的二十四架米格二十一飞机中的一部分，此外空军还有三十架陈旧的米格十七。安哥拉得到了大约一千架苏制装甲车，主要是T54坦克。看来，提供的这些东西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装备是为西伯利亚造的，没有空气调节装置。

十一月十八日

格鲁吉亚的一个歌舞团来到了饭店。这里面有些怪里怪气的俄国女人——是些块头很大、毫无姿色的可怕女人，她们决不会和同一个男人出去两次。我们想，她们必定是送到这里为小伙子们寻开心的妓女。这些女人中为首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个已经不见了。我们估计必是这个星期轮到她到战壕里去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从萨尔岛飞到哈瓦那，八小时二十五分；又从哈瓦那飞到萨尔岛，七小时零五分。

我们搬到了萨尔岛，以便执行从这里到古巴以及由古巴返回这里的任务。我们的新家是一个偏僻的小岛，那里有着露天盐场，好象只能生长石头。不过这里的机场是很重要的。它有一条一万一千码的跑道，就象一条黑带穿过荒漠，直达天际。萨尔岛是南非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作远距离飞行时使用的地方，这里有他们的许多驾驶员。可悲的是，我们听说俄国人现在也在进入佛得角。

我从我们机组里的古巴人那儿听说，在罗安达，青年夫妇是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住所的：因为预计会有更多的援军到来，古巴人和俄国人把所有的空房都占了。

我们起飞去哈瓦那时，带走了一百七十名十五至十五岁的非洲少年。他们可能是从安哥拉、莫桑比克或罗得西亚来的。他们始终正襟危坐，神情惶惑，一言不发，不和我认识的那些少年一样。（本报四月份刊登的诺曼·柯卡姆写的独家报道透露，把孩子们从安哥拉运到古巴，是奉军令行事的，显然是送去读书和受训。他们的家长担心古巴的甘蔗园会把他们当廉价劳动力使用。）

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休假两周后回到了罗安达，这里刚刚开过执政的安哥拉人运组织的会议，外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旅馆里有大量的食品和饮料，突然，所有的电梯都可使用了。

机场上停着从科纳克里飞来的两架俄国熊式轰炸机，守卫得很严密，我们不能接近它们。在港口还停泊着两艘苏联潜艇、两艘科特林级驱逐舰。古巴人在与游击队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如果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抓到他们中的一个，就割去他的鼻子或一只耳朵，然后再放走他。这样他们下次再看到他时就认识他。在战斗中受重伤的古巴人被送往俄国治疗，因为他们不想使古巴人了解这里的情况是多么糟糕。（二）

十一月三日

我数了数，港内停着二百七十九艘船，大部分都吃水很深。它们要等十个星期才能卸货，安哥拉人要为耽搁了共产党国家的船只而向它们付出巨额美元偿金。古巴一家海运公司的一艘装载着一万一千吨食糖的货船等了六个星期，该公司为此每天可得七千英镑的赔偿费。但是糖库都装得满满的。谁还需要糖呢？

根据保加利亚“专家”的建议，负责向罗安达供应蔬菜的洛比托商品菜产区已改为种植廉价的烟草了，因而蔬菜供应就发生了短缺。那个负责蔬菜生产的安哥拉人曾提出过抗议，但却因为发牢骚而下了监狱。

饭店里住满了俄国人和东欧人。人们总是能认出从莫斯科来的那些穿便服的人，因为他们老是穿着不合身的厚布裤子，天气再热也不换装。

十二月五日至六日

从罗安达经萨尔岛到哈瓦那，飞行十四小时二十五分钟。我们的飞机把安哥拉交通部长送到哈瓦那，以便安排从哈瓦那经佛得角的萨尔岛到罗安达的每周一次的空运。安哥拉国家航空公司没有佛得角的航线图，因此整个行动搞得一团糟。在哈瓦那，古巴航空公司的两名看起来特别慷慨、助人为乐的驾驶员带我们参观了市容。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监视我们的。当我们回到饭店后，几乎每小时都会有人打电话来，用西班牙语咕哝着什么，可能是查问我们的情况。

十一月八日至九日

从哈瓦那经萨尔岛飞到罗安达，十五小时。我们回到罗安达，看到吃的东西仍然很少。我很快就感到索然无味起来。我们奉命即使天气不好无法在罗安达降落也不能飞到罗安达以南的地方去；由于存在着政治问题，也决不能在金沙萨降落。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必须到布拉柴维尔（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刚果（布）境内）去。

【本刊讯】美国《号角》周刊五月二十九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号角〉周刊记者报道：“中国的第二次解放”》，摘要如下：

在春意盎然的时节，我们来到了中国。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这不仅是桃李芬芳、百花争艳的春天，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春天。

在我们访问过的十三个城市里，在我们参观过的工厂、公社和学校里，我们都看到人民群众在欢庆他们所说的“第二次解放”。意思是他们摆脱了“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和政策而得到解放。

我们的访问有助于回答一些美国人提出的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

我们向普通工人，以及邓小平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耿飽那样的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得到的回答将是《号角》周刊即将发表的许多文章的素材，下面只是我们的报道的开始。

若想完全理解现今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十一年中所发生的动乱的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在一九六六年开始，而在“四人帮”垮台后于一九七七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今天，在中国，人民群众到处都在讨论和总结文化大革命。早在一九七〇年，毛泽东主席就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他说，对文化大革命应该看作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坚决不同意林彪和“四人帮”之流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毛泽东甚至还批驳了他们一伙别有用心地把他的作用描绘成“完美无缺”的那种宣传。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是不是象这里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文章所猜测的那样。是否全盘否定它的贡献呢？不是，完全不是这样。毛主席所做的“三七开”的估计仍然有效。邓小平在与我们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估计。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从他们亲身体验中学会了鉴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分辨是非。经历了十一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锻炼之后，人们现在的思想很敏锐，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些巨大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正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中国今天能够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为在二〇〇〇年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任务而阔步前进。

同时，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问题也是很严重的，这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错误的影响今天已受到群众的批判。群众第一次能够不用害怕“四人帮”及其走卒的迫害而畅所欲言。

人们坦率地告诉我们关于“四人帮”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破坏。

在上海复旦大学，师生们谈到在十多年中几乎不可能进行真正教学活动的情况。实验室被毁坏，图书馆被关闭。想教课的教师和想学习的学生统统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九六五年以来，中国在计算机方面没有什么发展。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但是近几年来，这一差距又大大地拉大了。

年青人谈起“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是在“四人帮”的“对一切权威造反有理”的宣传影响下长大的。有些年青人在这一影响下变成小流氓和反社会分子。

我们有机会看了一些“四人帮”禁演的电影——这些影片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拍摄的，但从来不让上演。我们亲眼看到这些文艺作品不仅有革命的内容，而且有很高的艺术质量，从而体现了“红”与“专”的正确结合。

在很多地方，我们会见了“四人帮”想方设法加以打倒的一些老干部。“四人帮”坚持说文化大革命前是染黑一团，所有的老干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企图把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清除出去，从地方领导人一直到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毛主席本人。

自从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胜利闭幕以来，

美国《号角》周刊文章《中国的第二次解放》

这类坏的影响大部分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四人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所散布的混乱正在得到清理。

已经采取措施把那些与“四人帮”反革命帮派有组织联系的人撤销职务。但是，这种人为数甚少。

正在开展的清除“四人帮”思想影响的运动，这个任务要比清除与“四人帮”阴谋有牵连的少数人远为艰巨。例如，在胜利油田，“四人帮”的路线反对建立油田管理所必要的规章制度，这条路线曾一度蒙蔽了不少人，而且造成了破坏。

在胜利油田，我们听到了两件说明“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听说一位老工人在八小时的班上可以生产三十个螺丝，而在他旁边的一位青年工人花同样时间仅能生产三个螺丝。

当人们向这一年青工人问到这个差距时，他说：“没什么了不起。我是为革命干活，而你是为修正主义干活。”这典型地反映了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从而破坏生产的“四人帮”路线。

我们听到的第二件事是关于一个模范钻井队。这个队的进度为一般队的十倍。但是，“四人帮”的追随者却说这个纪录毫无意义，因为它是在“物质刺激”的基础上达到的。“物质刺激”是些什么呢？就是在炎热的夏天给了这个钻井队一些清凉饮料和新鲜水果。

这真的是“四人帮”所指责的那种“扩大资产阶级权利的特权”的一个例子吗？当然不是。这种刺激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可以激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热情。

最近召开了几个全国性会议，在各个领域中清除“四人帮”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以及有关其它许多方面的会议。

这些会议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并根据到二〇〇〇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政策。这个现代化的计划首先是由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后来由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举行的四届人大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但是，“四人帮”要尽阴谋诡计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激发起来的热情，犹如急流奔腾，势不可当，一定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上作的报告描绘了“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蓝图。我们发现，华主席的报告一经公布，群众便热烈地讨论起来。甚至在海南岛那样的中国边远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长期以来，那里的黎族和苗族就反对“四人帮”实行沙文主义的同化政策，现在又积极地投入了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运动。

当中国人民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并展望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时，他们自然要制订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以适应当前的革命阶段。

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试图把这些变化解释为中国的“非毛化”过程。象革命共产党这样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也随声附和。该党的领导人鲍勃·阿瓦基安说什么在中国“修正主义者”已经篡权，“革命派”和毛泽东的“真正的追随者”已被推翻。

实际上，毛的政策并未被抛弃。被推倒的恰

中国农业代表团到法国访问

【路透社法国阿拉斯七月七日电】一个高级的中国农业官员代表团今天开始在法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活动，他们参观了这里的一个农业研究所。

由中国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率领的代表团三天前到达巴黎，作为在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去年访问北京期间达成的法中交流计划的一部分。代表团将参观法国的各农业和科学研究所，法国消息灵通人士说，他们预料，将发出订购法国农业设备的订单。（转载香港《新晚报》）

恰是“四人帮”的错误政策。“四人帮”确实竭力把他们自己及其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引起一些混乱。但是，这掩盖不了这一事实：他们政策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文化工作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近几年来，江青及“四人帮”中的其他三个成员对文化实行全面的独裁。江青树了八个所谓的“样板戏”，（“四人帮”硬说这些样板戏是他们搞起来的，其实有些戏早在四十年代就问世了）并且规定其它文艺作品均不得上演。

毛主席本人严厉谴责了“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政策。“四人帮”推行的文化政策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的观点和在革命成功后“百花齐放”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毛主席主张吸取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四人帮”在将近十年当中实际上禁止公演或出版任何这类作品。

在“五一”节我们在北京看到成千的人排队购买新发行的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著作的中文译本，购买巴金等中国作家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是被“四人帮”查禁的。人们在长期遭受“四人帮”造成的文化贫乏之后，表现出渴望阅读这类书籍的心情，难道这说明他们已经偏离了毛的革命思想？根本不是。“四人帮”查禁的一些书实际上是毛主席自己读过并极力主张别人也要阅读和学习的书籍。

引起美国报刊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恢复高考是否把工农拒于校门之外？这与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有矛盾吗？

据我们了解并非如此。今年参加高考的绝大部分学生出身工农。问题在于中国还不能普及高等教育。因此，考试可以起到选拔最优秀、并在大学教育中得益最大的人材的作用。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曾计划恢复高考制度，以整顿中国的教育体制。但是，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四人帮”打着教育“平等”的幌子，要使学校长期混乱下去。

至少，我们看到的并没有把考试作为招生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它是与政治标准相结合的。而且，新的招生办法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

总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背离毛主席的遗志，而是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应用了他的教导。

团结稳定的新形势是否意味着没有斗争了？当然不是。华主席一再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特别规定保障人民写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和在其它方面实行广泛民主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正在把自己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中国正在发生一些真正伟大的、振奋人心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斗争之后，特别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群众的巨大创造力都调动起来了。因而使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扎扎实实地开始了。

合众社报道我将从日本购买一座乙烯工厂

中国代表团抵日本考察火力发电站

【合众国际社东京七月七日电】日本一家贸易公司星期五说，中国十人代表团已到日本，视察火力发电厂和发电机。

代表团将在此间逗留二十天，参观东京电力公司的发电站以及三菱重工、三菱电气、日立和东芝牌公司的火力发电机工厂。

该等人士说，中国代表团到日本，是为计划中拟在上海郊区兴建的综合钢铁厂的发电机和设备的购买工作进行初步研究。（转载香港《大公报》）

它将在一九八一年中旬运到中国。

【合众国际社东京

【本刊讯】美国《号角》周刊五月二十九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号角〉周刊记者报道：“中国的第二次解放”》，摘要如下：

在春意盎然的时节，我们来到了中国。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这不仅是桃李芬芳、百花争艳的春天，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春天。

在我们访问过的十三个城市里，在我们参观过的工厂、公社和学校里，我们都看到人民群众在欢庆他们所说的“第二次解放”。意思是他们摆脱了“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和政策而得到解放。

我们的访问有助于回答一些美国人提出的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

我们向普通工人，以及邓小平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耿飽那样的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得到的回答将是《号角》周刊即将发表的许多文章的素材，下面只是我们的报道的开始。

若想完全理解现今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十一年中所发生的动乱的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在一九六六年开始，而在“四人帮”垮台后于一九七七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今天，在中国，人民群众到处都在讨论和总结文化大革命。早在一九七〇年，毛泽东主席就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的评价。他说，对文化大革命应该看作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坚决不同意林彪和“四人帮”之流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毛泽东甚至还批驳了他们一伙别有用心地把他的作用描绘成“完美无缺”的那种宣传。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是不是象这里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文章所猜测的那样。是否全盘否定它的贡献呢？不是，完全不是这样。毛主席所做的“三七开”的估计仍然有效。邓小平在与我们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估计。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从他们亲身体验中学会了鉴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分辨是非。经历了十一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锻炼之后，人们现在的思想很敏锐，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些巨大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正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中国今天能够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为在二〇〇〇年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任务而阔步前进。

同时，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问题也是很严重的，这主要是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错误的影响今天已受到群众的批判。群众第一次能够不用害怕“四人帮”及其走卒的迫害而畅所欲言。

人们坦率地告诉我们关于“四人帮”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对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破坏。

在上海复旦大学，师生们谈到在十多年中几乎不可能进行真正教学活动的情况。实验室被毁坏，图书馆被关闭。想教课的教师和想学习的学生统统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九六五年以来，中国在计算机方面没有什么发展。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但是近几年来，这一差距又大大地拉大了。

年青人谈起“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是在“四人帮”的“对一切权威造反有理”的宣传影响下长大的。有些年青人在这一影响下变成小流氓和反社会分子。

我们有机会看了一些“四人帮”禁演的电影——这些影片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拍摄的，但从来不让上演。我们亲眼看到这些文艺作品不仅有革命的内容，而且有很高的艺术质量，从而体现了“红”与“专”的正确结合。

在很多地方，我们会见了“四人帮”想方设法加以打倒的一些老干部。“四人帮”坚持说文化大革命前是染黑一团，所有的老干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企图把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清除出去，从地方领导人一直到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毛主席本人。

自从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胜利闭幕以来，

美国《号角》周刊文章《中国的第二次解放》

这类坏的影响大部分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四人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所散布的混乱正在得到清理。

已经采取措施把那些与“四人帮”反革命帮派有组织联系的人撤销职务。但是，这种人为数甚少。

正在开展的清除“四人帮”思想影响的运动，这个任务要比清除与“四人帮”阴谋有牵连的少数人远为艰巨。例如，在胜利油田，“四人帮”的路线反对建立油田管理所必要的规章制度，这条路线曾一度蒙蔽了不少人，而且造成了破坏。

在胜利油田，我们听到了两件说明“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听说一位老工人在八小时的班上可以生产三十个螺丝，而在他旁边的一位青年工人花同样时间仅能生产三个螺丝。

当人们向这一年青工人问到这个差距时，他说：“没什么了不起。我是为革命干活，而你是为修正主义干活。”这典型地反映了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从而破坏生产的“四人帮”路线。

我们听到的第二件事是关于一个模范钻井队。这个队的进度为一般队的十倍。但是，“四人帮”的追随者却说这个纪录毫无意义，因为它是在“物质刺激”的基础上达到的。“物质刺激”是些什么呢？就是在炎热的夏天给了这个钻井队一些清凉饮料和新鲜水果。

这真的是“四人帮”所指责的那种“扩大资产阶级权利的特权”的一个例子吗？当然不是。这种刺激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可以激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的热情。

最近召开了几个全国性会议，在各个领域中清除“四人帮”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以及有关其它许多方面的会议。

这些会议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并根据到二〇〇〇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政策。这个现代化的计划首先是由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后来由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举行的四届人大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但是，“四人帮”要尽阴谋诡计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全国激发起来的热情，犹如急流奔腾，势不可当，一定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上作的报告描绘了“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蓝图。我们发现，华主席的报告一经公布，群众便热烈地讨论起来。甚至在海南岛那样的中国边远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长期以来，那里的黎族和苗族就反对“四人帮”实行沙文主义的同化政策，现在又积极地投入了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运动。

当中国人民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并展望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时，他们自然要制订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以适应当前的革命阶段。

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试图把这些变化解释为中国的“非毛化”过程。象革命共产党这样一些所谓的“共产党人”也随声附和。该党的领导人鲍勃·阿瓦基安说什么在中国“修正主义者”已经篡权，“革命派”和毛泽东的“真正的追随者”已被推翻。

实际上，毛的政策并未被抛弃。被推倒的恰

中国农业代表团到法国访问

【路透社法国阿拉斯七月七日电】一个高级的中国农业官员代表团今天开始在法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活动，他们参观了这里的一个农业研究所。

由中国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率领的代表团三天前到达巴黎，作为在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去年访问北京期间达成的法中交流计划的一部分。代表团将参观法国的各农业和科学研究所，法国消息灵通人士说，他们预料，将发出订购法国农业设备的订单。（转载香港《新晚报》）

恰是“四人帮”的错误政策。“四人帮”确实竭力把他们自己及其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引起一些混乱。但是，这掩盖不了这一事实：他们政策的实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文化工作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近几年来，江青及“四人帮”中的其他三个成员对文化实行全面的独裁。江青树了八个所谓的“样板戏”，（“四人帮”硬说这些样板戏是他们搞起来的，其实有些戏早在四十年代就问世了）并且规定其它文艺作品均不得上演。

毛主席本人严厉谴责了“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政策。“四人帮”推行的文化政策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的观点和在革命成功后“百花齐放”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毛主席主张吸取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四人帮”在将近十年当中实际上禁止公演或出版任何这类作品。

在“五一”节我们在北京看到成千的人排队购买新发行的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著作的中文译本，购买巴金等中国作家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是被“四人帮”查禁的。人们在长期遭受“四人帮”造成的文化贫乏之后，表现出渴望阅读这类书籍的心情，难道这说明他们已经偏离了毛的革命思想？根本不是。“四人帮”查禁的一些书实际上是毛主席自己读过并极力主张别人也要阅读和学习的书籍。

引起美国报刊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恢复高考是否把工农拒于校门之外？这与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有矛盾吗？

据我们了解并非如此。今年参加高考的绝大部分学生出身工农。问题在于中国还不能普及高等教育。因此，考试可以起到选拔最优秀、并在大学教育中得益最大的人材的作用。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曾计划恢复高考制度，以整顿中国的教育体制。但是，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四人帮”打着教育“平等”的幌子，要使学校长期混乱下去。

至少，我们看到的并没有把考试作为招生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它是与政治标准相结合的。而且，新的招生办法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

总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背离毛主席的遗志，而是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应用了他的教导。

团结稳定的新形势是否意味着没有斗争了？当然不是。华主席一再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特别规定保障人民写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和在其它方面实行广泛民主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正在把自己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中国正在发生一些真正伟大的、振奋人心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斗争之后，特别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群众的巨大创造力都调动起来了。因而使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扎扎实实地开始了。

合众社报道我将从日本购买一座乙烯工厂

中国代表团抵日本考察火力发电站

【合众国际社东京七月七日电】日本一家贸易公司星期五说，中国十人代表团已到日本，视察火力发电厂和发电机。

代表团将在此间逗留二十天，参观东京电力公司的发电站以及三菱重工、三菱电气、日立和东芝牌公司的火力发电机工厂。

该等人士说，中国代表团到日本，是为计划中拟在上海郊区兴建的综合钢铁厂的发电机和设备的购买工作进行初步研究。（转载香港《大公报》）

它将在一九八一年中旬运到中国。

【合众国际社东京